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四

羽族部一

鳥

周禮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

六禽 雉 鴝 鶩 鴈 鶩

又曰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行羽物 秋鳩化

以鷹飛鳥賜羣吏仲

物羽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威鳥鳶凡賓客會同軍

旅亦如之

又曰羅氏掌羅鳥鳥罾則作羅襦

大罾謂十二月合取萬羅物而索繫之襦細密

衣之

又曰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

春習藝而始山是時一鷹化為鳩乃

入御覽

卷九百十四

一

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生氣行謂賦物

又曰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鳥之可養盛蕃大鳥其卵丙薦之鳥

四時

貢鳥物

以四時來

共膳獻之鳥

屬之

又曰翬

音

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倚之

猛為雁準之屬置其

所養之物于網中鳥來下則奇其脚

以時獻其羽翮

又曰磬篋氏

磬音捕又他歷切象音倉獨功

掌覆夭鳥之巢

覆毀也天鳥忽鳴也鳥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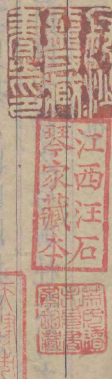
以方書十月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

歲之號

又曰庭氏掌射國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楛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中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柱矢射之

禮曰獻鳥者拂其首畜鳥者則勿拂也



又曰執禽者左手

又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又曰鳥魄色而沙鳴魄 健音表切

又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憂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躡躅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頤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于其親也至死不窮

又曰鄉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鄉子曰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二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曰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

又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又曰旅鳥焚其巢

又曰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祗鳥獸孳尾

孔安國曰乳日華交接口

尾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夏時鳥獸毛羽希少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毚

毚 毚理也毛更日短生整理也

星卯以正仲冬厥民燠鳥獸氄毛

鳥獸背生氄細毛也

周書旅熬曰珍禽奇獸弗育于園

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又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鳩左掩右雌鳥少

美長醜為鵠鷄二足而羽謂之禽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

曰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為赤制

又曰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

宋均注曰陽數五也

序命歷曰羲皇燧人始名物蟲鳥獸之名

尚書考靈耀曰鳥為春侯

歸藏啟筮曰金永之子其名曰羽蒙乃知羽名是主百鳥

史記曰秦知百鳥之言與之語皆應焉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三

又曰楚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

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

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隱謂隱微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

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又曰楚襄王十八年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因之上者

王聞而召之問焉對曰小臣之好射騏

音其雁羅鷲徐廣曰鷲野鳥

龍也音小臣之樂也何足為大王道哉且稱楚之國大王之

賢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

秦魏燕趙者其雁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

青首小兒有青者鄒費

邾邳者羅鷲也其餘則不足射也見鳥六雙

以喻下文秦時等十

二圖故
曰六雙
唯王所取王可以賢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
之此六雙者可得而襄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
非特鳧雁之實也

漢武故事曰武帝作玉堂以玉壁薄椽頭鑄爲大鳥黃金
塗長五丈樓屋上

續漢書曰楊震將葬大鳥來上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
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收抱持終不驚駭其鳥五色高
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魏志曰高唐隆臨終上疏諫明帝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
戒異類之鳥有長燕巢口爪俱赤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時有異鳥行於殿上問羣下皆不知
其名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
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
有窻以爲妖焉

南史曰甄括字彥納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
戚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
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括哭則鳴哭止則止

齊書曰曲江公蕭欣年七歲出齊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
飛鳥無不應弦墜落欣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
翔飛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

梁書曰何胤退居吳武丘等講經常論禁殺有異鳥如鶴
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南史曰海中浮鵠山去地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道士百四十五人年並出百俱在學道遺士獻紅席梁武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名觀其狀則鸞鳥也

又曰梁武帝捨身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衆中自割身以餒飢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李樹

後魏書曰波斯國有鳥形如橐駝有羽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馳走甚疾一日能七百里也

又曰彭城王騶從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三中軍大將軍府騶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獲所總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其一耳此乃大善

北史曰後周盧勳爲渭州刺史鳥鼠山絕壁千仞由來之水諸羗苦之勳馬足所踐急泉涌出有白鳥翔止飛廳前乳子而后去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飛玉漿濟戎夷人神鳥來翔

隋書曰煬帝征遼東帝舍臨頓見大鳥丈餘縞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詔虞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

又曰大業十二年二月甲子夜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于殿堦至明而去

又曰王世充將欲篡位羅取雜鳥書帛擊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唐書曰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亦朕譬如飛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永徽中吐蕃大羅國獻大鳥高七尺其足似駝有翅而能飛日行三百里能噉銅鐵夷俗呼爲馳鳥上以太宗懷遠所致獻於昭陵乃刻象於陵之內

又永徽中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又曰大歷八年有大鳥見於武功縣羣鳥隨而噪之武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六

縣神策行營將張日芬射而獲之以獻是鳥兩趺有四足足有爪長四尺三寸其尾色赤形類蝙蝠

又曰大中十年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鳥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人鳥面緣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莊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文中子曰有鳥將張羅待之得鳥者一自也今爲一自之羅耶無得鳥時

孫子曰鳥窮則喙人窮則詐

淮南子曰鳥排空而飛獸厥實而走

又曰射者狹鳥鶚之弓彎碁衛之箭重之逢蒙之目巧以

要飛鳥猶不與羅者竟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鈞不可以得魚待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

又曰繫舟水中鳥聞之高翔魚聞之沉淵

又曰鳥不于防者雖近弗戩鳥燕之屬是也當道謂作防客者故曰不釋也

又曰夫飛鳥木巢狐狸穴巢者巢成而得宿焉趨捨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

又曰鳥魚皆生於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翔於雲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七

又曰羽嘉生飛羽嘉羽蟲之先也蜚龍龍之有目者飛龍龍生鳳鳳鳳生

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也

又曰蒲且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也

又曰羽者嫗伏毛者孕育

淮南萬畢術曰人面擊地飛鳥自下取葉木爲人形似鳥而血塗人面以擊地

飛鳥自下

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羣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

焉鳥聚軍中將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

集軍中莫知其名敗軍也

尹文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釋主而翔

宴子春秋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乎自爾已來一弛鳥獸之禁非也又曰魯公好弋使顏涿聚生鳥而亡公召吏殺之晏子召而讓之曰違君之命爾之罪一也惡君之好以自適爾之罪二也諸侯聞之以君重鳥輕臣爾之罪三也公曰勿殺春秋後語淳于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而獸同足者俱行各有儔也

又曰魏有吏羸脉者與玉處廩下仰見飛鳥引弓虛發而鳥墮下魏王怪問曰何以得至此羸脉曰此藥生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其鳴悲其飛徐者故瘡痛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八

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

高飛故墮也

羸餘也先被傷而餘瘡未差故聞弦聲而猶瘡驚而墮也五選切剌與瘡同

又曰燕王使騎劫代將樂毅奔趙士卒離心田單乃令城中食者先祭先祖於庭中飛鳥悉飛舞其上啄食其燕人皆怪之

穆天子傳自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春山春山飛鳥之所棲春清水溫泉飛鳥百獸之所飲食飲以自適家語曰孔子在衛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對曰此哭非但爲死又爲主離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

又曰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蒼鳥
蒼雁

又曰稷維元子帝何篤投之水土鳥何煥

投棄煥溫鳥以
羽覆覆萬溫之

白虎通曰鳥所飛何鳥者陽也鷹輕故飛也禽者何鳥獸
之總各明爲人所禽制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凡鳥生
於水

衝波傳曰顏淵子路於洙泗見五鳥色由焚之鳥也

見色
分明

故曰
焚

廣志曰東齊多鳥爵千百爲羣小戶種植咸以爵爲患

高士傳曰張衡有工藝常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
飛數里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九

又曰稽山之陰禹葬焉聖人化感鳥獸故象爲民佃春耕
啣投草根秋啄除其穢故縣官禁民不得殺傷此鳥犯者
刑之無赦

會稽典錄曰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
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此墓年
十七烏鳥集聚猛獸乳其側

幽明錄曰符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柏上有一雙白
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樹上取鳥未至
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飲之鳥不得去續紛一食頃焉
轉欲困射師引弩射三矢地隕而鳥得颺去須臾雲晦雷
發驚耳駭目而鳥向其上毛落紛紛雷息電滅鳥亦高飛

十洲記曰祖涿州有不死之草似菰苗秦始皇時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啣此草以覆死人面登時起坐而遂活也異苑曰蘭陵昌慮縣華山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圓翅此禽見則大水

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雞而鳴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人架犁格也

又曰夏七月有鳥鳴獲穀其聲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把上岸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四

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四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鳳 鷲鷲 鷩鷩 鷮鷮

鳳

春秋演孔圖曰風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鳥鳳

禮運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獮

况必切

又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音格

又曰四靈為畜何為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又曰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其餘鳥獸之卵胎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五

皆可俯而窺也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妻占之曰吉鳳凰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又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

鳥名鳳鳥比可歷者也

杜預注曰鳳鳥時故以名歷官

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

又疏曰鳳凰一名鷲鷲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論語曰鳳凰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爾雅曰鷗鳳其鳩鳳

郭璞注瑞應鳥雞頭蛇頭燕頰龜背魚形色高六八

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鳳集於林苑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鳳凰翔

春秋運斗樞曰天意得鳳凰翔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元扈雒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

鳳凰御置圖帝再拜受圖

又曰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投堯圖以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

曰天赤帝符璽玉字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作樂六英乃令人奏之鳳凰鼓翼而舞

又曰黃帝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又曰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弗得矣其所求者瓦石之

間巢屋之醫蔚爾

韓詩外傳曰黃帝卽位施聖恩承天明命一道修德惟仁見行字內和平永見鳳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凰何如

天老對曰夫鳳之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鸞頰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探義足

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食有賈

吹有儀往卽文來則善游必擇所饑不妄下其鳴也雄曰

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
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夫唯鳳能究萬物通天地象百物
達五音成九德覽九州觀八極則有福備文武人聖皆服
故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
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就之得鳳象之
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
帝乃服黃衣垂黃紳戴黃冠服齊于宮鳳乃蔽日而至皇
后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沒身不去

尙書考靈曰通天文者明

於明天道也

審地理者昌

昌猶盛也盛於萬物

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治風下之

尙書中候曰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鳳巢阿閣謹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五

三

于樹

注曰榮名言之衙門曰閣鳳風于榮星徙而出離鳴于朝廷之樹

又曰堯卽政十七年鳳鳳止于庭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
鳳鳳巢阿閣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義百獸

晨

百獸率舞風可晨鳴也

尙書帝驗曰舜受終赤鳳來儀

尙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鳳巢其樹

論語摘襄聖曰鳳有六象一曰頭象天二曰目象日三曰
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
曰心知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

彩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稅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

行鳴曰歸嬿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

曰郎都知我者惟黃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媻均注曰緯五緯也度天度數也周當作宋采色好也戶所由
闔入陰陽出入亦開戶善哉應天下典平也賀世慶賀於
聘也黃中通理者也鳳
遇亂則潛居夷狄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孝經鈎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則鳳凰至

樂記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冠類鷄頭鸞喙

蛇頸龍形鱗鬣魚尾五彩不啄生蟲

帝王世紀曰黃帝齋服于宮中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

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鱗鬣魚尾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

字者文曰順德背文曰信儀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四

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闕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中

簫笙

又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翔

史記曰四海之內咸戴舜功九韶之樂而鳳凰翔天下

明德自虞帝始

漢書曰昭帝元和三年鳳凰集東海使祠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凰翔集于所集處得玉

寶迺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凰集上林乃作鳳凰答殿以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論衡云宣帝時鳳凰五至

又曰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十四年鳳凰集魯郡烏從之詔

曰威鳳爲寶

鳳凰有威儀也

神爵四年鳳凰集社稷

又曰帝祠后土鸞鳳翱翔

又曰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國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日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於濟陽先是鳳凰集濟陽故宮皆畫鳳凰聖瑞如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

集潁川郡羣鳥從之蓋地數頃

十七日乃去章帝時鳳凰三十九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上賜帛各有差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凰十三見明帝鑄銅鳳凰

高三丈餘置殿前

大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五

吳歷曰大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鸞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爲鳳凰改年爲鳳凰元年

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遷守尚書令最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悶悵悵咸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也

晉陽秋曰昇平四年鳳凰將九子見鄆鄉之豐城閣復見衆鳥從之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子孫集會任其戲適僧道跳下

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旣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探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於懷亦復不較父弘稱其長

者

又曰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
虔仍往東齊詣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
答公曰慈書比大人猶之比鳳

又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盛德名舉選補新安王子鸞國
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賞嘆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
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何有異物也道隆
武人無識正其觸父名曰且時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
徒跣還內道隆謂儉覓毛至閣待不得乃去

又曰元嘉十四年春鳳凰二見於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
曰鳳凰里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六

又曰何承天爲著作佐郎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
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孀母承天曰卿當爲鳳凰將九子
孀母何言也

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
尾詔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
鳳尾

梁書曰武帝初平東昏入于閱武堂是日鳳凰見
又曰天監初鳳凰見建康縣同夏里又集南蘭陵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三年九月鳳凰翔於
東闕民因歌之曰鳳凰于飛其羽翼翼登我聖后其齡

萬億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啣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徊轉鳳風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

又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鳳二頭石虎將鳳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於水中一頭鐵釘足今存二石偽事曰昆降說鄴中有鳳鳳將九鷄在延明門石外西道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賜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書曰薛收從子元敬選部郎邁之子也亦有文學爲

大御覽 卷九百十五

七

收之亞初大業末薛德音及收元敬俱有才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又曰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羣鳥數百隨之東北飛向蒼梧山

又曰太宗時莒州言鳳凰二見羣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又曰太宗常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臣乃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翻朝陽晨遊紫霞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啜雲衢而遠翔

徐整正歷曰黃帝之時以鳳爲鶉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

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
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
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寶天又爲
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右
智左賢曰夫木曰仁金曰義青曰鳳頭上青爲仁尾下赤爲
義文子曰主有積道德天與之地助之神鬼輔之則鳳凰
翔其庭也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籥有鳳有鳳樂帝之
心此聖不被福也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鳳凰覆上作爲青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八

角

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必也遇崑崙之疏圃欽砥柱
之澆瀨遭迺濛汜之耆當此之時鴻鵠蒼鶴莫不憚驚
伏竄注啄江芥又况燕雀之類乎昔者二皇鳳至于庭
二皇必義神農三代鳳至于門三代堯舜禹周室鳳至於澤德彌薄
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抱朴子曰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行

金爲義爲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大行爲禮爲赤鳳背

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胷黑故曰向智也王

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

凰常居其國而生乳焉

從凡鳥聲也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古作鷦字鷦鳥也其鳴皇一曰卽鳳凰也鳳者羽蟲之長也

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藥有九色腦次藥有蒙山白鳳之脯

白虎通曰鳳凰禽之長上有明王太平乃來

西京雜記曰楊雄讀書有語之曰無爲自苦太玄故難俟忽不見雄看太玄經夢吐白鳳凰集其項上而滅楊子法言曰鳳凰跂也飛堯之庭或曰君子在位鳳凰治則見亂則隱

太元經曰鸞鳳不遷於竹實鳴虞不移於生物醜婦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論衡瑞指篇曰鳳凰麒麟爲聖人來卽是聖人之禽也按聖人遊於人間鳳凰亦應與衆鳥同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

崔贛易林曰神鳥五色鳳凰爲主張集於王谷使君得所

又曰鳳有十子同巢其母懼以相保

又曰鳳生五雛長于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之止於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遠之鴻

不浮不越也土多鳳麟蛟萬餘羣仙家煮鳳塚及麟角
合煎作膠名之謂集絃膠或各連金渥能連弓弩斷弦
刀劍斷斫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
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

列仙傳曰蕭史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
鳳凰來至其屋爲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日一夜皆隨

鳳凰飛去曰伊山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日煥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日煥

箕二曰臆肌常以禦寒至厲王未知寶此物流于甌人
得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青鳳毛贖罪免死片毛則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十一
唯千金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凰
集其庭相人韋敷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李彤四部曰弔烏山俗傳曰鳳死於上歲七月至九月
羣鳥常來集其上

國語曰周之興鳴于岐山

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三輔決錄注曰太史令蔡衡云色切多紫者爲鸞鸞

左思吳都賦曰鸞鸞集宮殿官府冠羽有神雀色帝異
之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

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鸞鷟鳳之
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宣王曰周之興也鸞鷟鳴
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
也宜曰惠恭雜報中晉武

唐書曰張鸞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
紫色大鳥五色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
鳳也紫文鸞鷟也爲王之佐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庭因
以爲名字姓取

山海經曰南偶之山其鳥鸞鷟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

大令御覽

卷九百十五

十一

三日三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
鸞鷟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鴞鷟過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
梁國相嚇我耶

鸞鷟

倉頡解詁曰鸞鷟神鳥飛竟天漢以爲侍中

鸞冠子解曰鸞鷟似鳳凰

史記曰惠孝時郎中皆冠鸞鷟

南越志曰會城縣多鸞鷟山雞也利距善鬪光色鮮明

五色炫耀

楚辭曰夷彗星之皓盱兮撫朱雀與鸞鷟

朱雀鸞鷟神俊之鳥也動以神

物白喻當差賜
鷄飛能冲天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掩翡翠射鵠鷄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五

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六

羽族部三

鸞

鶴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鸞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鸞

詩含神霧曰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則鸞臻

尚書中候曰黃帝軒提象鸞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鳳見

孝經接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鳳舞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一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終日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棲其上白兔游其下

又曰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二凰二鸞鳥集原縣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止學宮闕阜使椽沙壘

為雅樂聲鳥舉足垂翼

北史後魏柳楷對蕭寶寅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且

諺言曰鸞生十子九子段卯一子不段卯關中亂武王有

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理當關中何疑慮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

山海經云廣州之野鸞自歌

又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形如翟而五采以文名曰鸞鳥

見則天下安寧

說文曰鸞者聖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鷄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氏羌獻鸞鳥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步行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節禮親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次藥有靈丘蒼鸞之血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似庇得其懽樂

括地圖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有食其卵去九疑四方一千里

抱樸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至

八不御覽

卷九百一十八

二一

至則國安樂

三輔決錄注曰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者有大鳥高五尺雞首鸞鷁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者鷁雛多青者鸞紫者鸞鶩白者鷁鷁今五色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避位辟繕繕不起

車類秦書曰符堅時關隴人安百姓豐樂民歌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麒麟輪有鸞棲

崔駰七言詩曰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象食

竹實飲華池

范泰鸞鳥詩序曰路賓王結屋峻所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飭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歲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言鸞觀影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

鶴

勳集曰鶴善鳴鳥

春秋說辭曰鶴知夜半

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易通封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左傳曰狄人在衛懿公好鶴也而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

使鶴也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六

三

毛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

鶴隱也身著也言身

隱而名著

詩義疏曰鶴大如鴉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自啄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高鳴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養之雞鳴時亦

漢書曰王莽以鶴髓清穀種學仙

後漢書曰鄭弘傳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爲

仙人取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

弘識其仙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爲難願且南風暮風北

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呼爲鄭公風也

晉書曰嵇紹始人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耶

又曰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到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

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爲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門志爲君苑中禽

梁書曰庾盛母好鶴嗾盛在位營求孜孜不息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莊子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四

又曰老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列子曰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捕且子之弋弱纖乘風振之連雙鶴鷄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乎均也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昔夜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言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鶴鶴遇卽吞之亦壽八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

琴操曰高陵牧子取妻五年無甲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之

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援琴瑟之云痛恩愛之永
離難別鶴以舒情故曰別操

論衡曰藝增篇鶴鳴九折之澤聲聞于天此增益也按鶴
鳴參天人則不開鳴在于澤云何謂乎
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嘆曰今欲聞華
亭鶴不可復得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飛而冲天

世說曰劉尊祖少爲殷中軍所稱稱之於庾公庾公欣甚
便取爲佐引見獨坐榻上與語剝所對殊不稱庾少失望
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
試使驅來毳氈而不能舞故稱云

又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
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起復乃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懊
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乎養
翮成遂放之

述異記曰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銅彭城左右出獵
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
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卽含粟哺之飲輒含水含之先
今其飽未曾亡也王甚愛之命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
每翥冲天小者尙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餽之又於
庭中蹇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此鳥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適
適有聲因卽高鳴相驚移從所宿處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游於陽因金氣依火
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
十年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尙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項赤
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
凋翔於雲故毛豐而內疎大侯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
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
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
人之麒麟也鶴之上相庾頭朱項露眼黑精高鼻短喙能

音故

列切 頰

音德宅切

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尾龜腹軒前垂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六

六

後高足羸節洪骨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
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復七年羽翮俱
復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舞應節後七年晝夜十二時鳴
聲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葦毛生雪白或純黑
泥水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
飲而不食鸞鳳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
穆天子傳曰至於巨蒐氏蒐巨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

天子

又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燕食
魚王嘗半以與女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乃

自殺閩閩痛之塋於西昌門鑿地爲女墳積土爲山文石爲郭金鼎玉林銀樽珠孺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英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漢武帝內傳曰宣帝卽位鄭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

又曰蕭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爲廟時時往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七

祭之有白鶴來止

李尊太元貞人茅君內傳曰茅盈畱句曲山告二茅君曰吳去有母在不復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時雨灌旱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金穴何肯復來游邴原別傳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綱能羅矣永嘉郡記曰沐溪野青田中有雙白鶴年年生伏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荊州記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紫蓋峯清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廻翔其上清嚮亮徹

神鏡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有雙鶴素羽皦然

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
水懸注遙望如倒掛白鶴因以爲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
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
思時研此鼓見白鶴飛出高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妾
被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
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自摧頽

唐書曰天寶中華陰郡奏白鶴見於西獄五福峯

又曰至德中肅宗降誕之辰有慶雲屬天白鶴飛舞於上
所居殿宇翱翔三十餘匝而去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六

八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生江海俯喙鯁鯉仰斷
菱藕奮其六翮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射者方修
弧矢治矰繳將加已於萬仞之上故畫遊江湖夕調鼎俎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五
德君猶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近也未若黃鶴一舉千
里止君園池喙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
將去君黃鶴舉矣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

圓方

述異傳曰荀環字叔瑋潛栖却粒嘗東遊憇江夏上望西
南有物颺然降自雷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寶也鶴止戶

側仙者就席羽衣虹常賓主懽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淨
然煙滅

韓子曰師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悲
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古之得聽清
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乎師曠不得已援琴一
奏有玄鶴二雙從南方來而集於廟門之外再奏成行而
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起為
師曠壽其後大旱

孫氏瑞應圖曰玄鶴者知音樂之節至

又曰黃帝習崑崙以舞衆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伏候古今注曰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則黑所謂玄鶴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九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雄

一雌以潭臯之粟餵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左思吳都賦曰青鶴白鶴

鴻

禮記曰前有車則載飛鴻

取其飛有行列舉於其首以警衆

又曰孟春之月鴻雁來

鴻自南方來將北及其居也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

來賓言客至來去也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

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服侍命盱晏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如戚

宿孫文子也

毛詩曰鴻雁美宣王也

大曰鴻小曰鴈

又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毛詩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令人直謂鴻也

周易漸曰初六鴻漸於干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威

儀

吉鴻水鳥也適集之義始於下而升故以鳴爲喻儀可貴也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渴使者於道飲鴻而失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爲兩使不通欲披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爲客

史記陳涉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明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豈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魯連子曰展母所爲魯君遺齊襄君鴻至甌浴鴻亡失其裝在衛者曰鴻毛物可使若一結給置鴻也答曰吾非不能買鴻是上隱君下蔽罪也

尸子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殼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淮南子曰蜂虿不容鴻卵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

盛鴻毛於緤囊可以渡江不弱也

楊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新論微子操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

飛接琴作操其聲清以淨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

又曰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已
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非平是也
博物志曰鴻鵠壽千歲皆胎產也

晉書隱逸傳曰郭瑀煇煌人也張天錫使蓋公明徵之瑀
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
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
人乃出就徵

隋書曰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孝也爲孤鴻賦以寄其

大正御覽

卷九十一

十一

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便見知識音歷受羣公之
眷年登弱冠捕就朝列談者過悞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
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噓吹長其光價
而才本驚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澹然不營雖絆朝市且
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糾和有少氣之
病分符生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濱沃野彌望幕務旣屏魚
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
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
羽儀盛也

楊子曰鴻飛冥上壽翥高也

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

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初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
鷓鴣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啜味糝糗雞
鷺爲伍不亦傷乎予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
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息慰

鵠

史記曰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
空籠以獻楚王曰使臣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渴出而
飲之而飛去吾欲刺股絞頸而絕恐人議若君以鳥故令
士自殺鶴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
王欲越他國存亡痛吾兩主使不得通故來受罪楚王曰

善

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
無喜獻鴻于齊其事可

宋書曰

桓祖善彈爲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

士

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
而去

南史孝義傳曰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劉俊廣州叅軍孝性
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亡而鵠
遂飛去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何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乎御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
至主君好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豈怪
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暮
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爲不好士乎對曰夫鴻

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
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
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抑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
新序云晉文公遊西河舟人固桑樹說苑曰
趙簡子遊於河母人古卉對比書二語同
離騷曰綠鵝飾玉后帝是饗
后帝謂殷湯曰也言伊尹始
土緣享鵝鳥之美修玉鼎以
事於湯上之
遂以爲相也

錄異記曰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鵝之飛視天下如芥也
吳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鵝而獻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
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游者加刑焉游者曰臣
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鵝安知主之惡此也可謂知有
用之周烏未寤無用之周烏矣乃取而騎之遂翻然而飛
去莫知所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三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有柄先之術
嘗元會至耽不及朝列化爲白鵝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
以箒擲之得一隻履耽乃還坐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
騰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民遂至誅滅
異苑曰大享二年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鵝語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抱朴子曰千歲之鵝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純白臆盡成

骨

列仙傳曰陵陽子安死葬山下有黃鵝來棲其冢邊樹鳴

聲呼安安

又曰魯陶門女者少寡養姑紡績爲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禽鳥尙然况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來

楚辭曰寧與黃鵠北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伏候古今注曰漢惠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漢書曰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

侯宗室金錢

謝天讓

續世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大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

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陰七金爲衣兮菊爲裳白願薄德

愧爾嘉祥

廣志曰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爲祥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古

魏武樂府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得烹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揚州獻黃鵠鵠王徙之于立

武堂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淮南子曰鳳凰曾遊萬仞之上鴻鵠鵠雕莫不憚驚

郭璞賦曰晨鵠天雞

此鵠屬也

鵠鵠

穆天子傳曰鵠雞飛八百里

郭璞曰鵠雞鵠鵠屬也

管子曰鳧鶩之舍勝鵠雞之遠

楚辭曰鵠雞啁啞而悲鳴

張衡西京賦曰鶉鷄仰而不寤

鶉不曰鶉雞也鶉音昆也

嵇康琴賦曰鶉雞遊絃千里別鶉

張華鷦鷯賦曰鷦鷯竄於幽險

樂黃其為生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六

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六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羽族部四

雁 五色雁

白雁

雉 白雉

射雉

雁

禮記曰孟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季冬之月

鷹北鄉

儀禮婚禮曰下達納采用雁

又士相見曰大夫相見以雁飾以布維之以索而執雉

又聘禮曰私覲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

左傳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七

一

使強委禽焉

毛詩曰雍雍鳴雁旭日始旦

尚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爾雅曰鳧雁醜其足蹠郭璞注曰脚指間有蹠蹠屬相著其踵企郭璞注曰飛即伸其脚

春秋說題辭曰雁之言雁雁起聖以招期知晚早故雁南

北以陽動也雁音聲親也聖玉開雁雁有音聲知為時節鴈為隨向南以常動

春秋繁露曰凡贊大夫用雁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

雁有行列故以為贊

廣雅曰鴈鵝會鴈雁也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賓不來遠人皆畔小寒之日雁

北鄉雁不北鄉民不懷

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見漢使使
詔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遣武還

漢書曰梁孝王於睢陽園中作鳧雁池

其天

又曰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後漢書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
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
在郡食雁美乎

北史曰齊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明月
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又曰尉遲迥之亂也隋將史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
太公御覽
卷九百十七
一
翌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謂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
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三國典畧曰徐思王壽陽人家本寒微以捕雁爲業

晉史曰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雁隨
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七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號之朱落雁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而不敢得
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
及邑舍故人家具酒肉令豎子殺雁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雁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公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

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嘆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代矯
山海經曰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
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
在孔子孔子乃逝

賈誼書曰鄒穆公合食邊雁必以秕無敢以粟
說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友歸取雁以賀曰吾得社
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又曰齊晏子對景公曰君之鳧雁食以菽粟
又曰大夫以雁爲贄雁者有長幼之禮士以雉雉者取其
不可狎服庶人以鷺以其無他也

太公御覽

卷九百十七

三

白虎通曰費用雁者取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
之時

揚雄方言曰自關而東謂雁爲鶻鶻南楚之外謂之鶻或
謂之倉鶻

博物志曰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會稽典錄曰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爲越南太守常有雙
雁止宿廳事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卒官鴈逐器還至餘
姚住墓前歷二年乃去

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雁塞山傳云北山有大池水雁栖
集之因名曰雁塞

盛宏之荊州記曰雁塞北接梁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廻翼唯一處爲下翔雁達塞矯翼裁度故名雁塞同於雁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筍山上有湖周迴十里有石雁浮出湖中每至秋天石飛鳴如候時也

十三州記曰上虞縣有雁爲民田春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荊州圖記曰沮陽縣西北有雁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里脩巖遐亘擢幹干霄雁南翔北歸偏經其上士人出茲改山名焉

五色雁

大云御覽

卷九百十七

四

漢書曰郊祀志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雁集殿前

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鴈

白雁

左傳曰哀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雁而欲自射之道上有鷺雁駭者

梁王怒命以射此人其術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者爲民也今殺之不仁

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染君

龍登車人呼萬歲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

晉書曰載記建元初石秀龍饗羣臣于大武殿前有白雁

百里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

又曰或雉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

周禮春官太宗伯曰士執贄鄭立法曰取其守介不失節

儀禮士相見曰士相見之贄各用雉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雉曰疏趾

又月令曰孟冬雉入水爲蜃

又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左傳昭四曰鄭子去丹烏氏司閉五雉爲五工正

杜預註曰丹烏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七

五

雉者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五雉今有五種也

又曰叔孫豹奔齊齊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子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毛詩邶栢舟曰雄雉刺衛宣公淫亂不恤國政也雄雉子

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

矣君子實勞我心

又曰有瀾濟盈有鸞雉鳴

又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又節小弁曰雉之朝雊尙求雌

又甫田車轄曰瞻彼中林有集惟鷦

毛詩義疏曰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

有鷓

周易鼎卦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吉又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又曰離為

雉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蟲雉也五色故謂華也

又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論語曰山梁雌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爾雅曰鷓諸雉命雉黃者五色離辨且鳴尾走鳴雉自呼鳴鷓

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頂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鶴山雉尾長

翰今日鶴江東乎白翰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曰翬翬亦雉屬言去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

也南方曰鷩東方曰鷩音緇衣北方曰鷩音希西方曰鷩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一 一八

方雉之名也昔所旬切之暮子為鷩晚生者也今呼少雞為鷩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問諸祖已

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

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編髮重譯至者六國

周書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雉八大水為蜃小暑後

十日雉始鳴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注曰其白質其實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若流星從東南集於

祠城則若雉雞如雉注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雉

漢書曰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于殿庭歷階升堂而雉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螟蛉不八中牟河南

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人懇掾肥親驗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樹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將雛親嘿然有頃與恭訣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監子有仁心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以狀白安

魏志曰管輅至王弘直許有雄雉飛來登直內柱頭大不安令輅作卦輅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爲渤海太守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燒之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雛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根視之雉側有蛇蛻焉

大云御覽

卷九百十七

七

又曰涼武昭王嵩卒于歌立春有雙雉飛出宮內

北史曰後魏裴安祖閒居養志不出城邑會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世偉著繡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昔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三國典畧曰齊高緯如晉陽穆后將從辭胡太后于北宮敢解集于御牀有司獲之不敢以聞

又曰梁臨賀王正德其妹長樂公主太子家令謝悽之妻也姿容國色悅而報之生子二人乃燒主第投婢於火照

言主死黃門郎張準有雉媒正德見而奪之準於重雲殿
法會所罵之曰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何可畧奪太子網
恐梁主聞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準罵乃止正德既出以
雉還之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鷺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

雉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

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欺之曰鳳皇
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貶之乎請買十金弗與
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鳥死路入不遑惜其金
唯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
金十倍

太乙御覽

卷九百十七

人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鷓鴣有兼弱之智
峯有收巢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廣雅曰野雞雉

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

楚辭曰彭鏗樹雉帝何饗

鏗彭祖也好和味厨白雉
羹以事克克羹而饗食之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
猪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
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捶其首媪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
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化爲雉飛

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爲

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雄雌飛南集今
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各縣每陳倉祠時有
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祠中有聲如雄雉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
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
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
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安果爲雉耶言
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朝飛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
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忠孝除尙書郎有飛數十頭飲啄
大平御覽

卷九百十七

九

宿止當土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瑣語曰有鳥從飛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
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五閭師曠曰西方有白質
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翟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
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博物志曰翟雉長雨雪惜其毛棲高樹之上不敢下食往
往餓死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金根車馬上挿以翟毛皇后法駕乘

重翟羽蓋

崔豹古今注云有雉尾扇

宣驗記曰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散滅火往

來疲乏不以爲苦

白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如旁不備故一雉應

又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

相踰晏食衣服有節則止

抱朴子曰白雉自有雉種南越尤多按地域圖今之九德

則古之越常也蓋曰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

所從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

楚辭曰昭后成遊南土愛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

大云御覽

卷九百十七

十

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北史曰後魏南安王禎孝文時爲雍州刺史性忠謹其母

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

疋以褒美之

三國典略曰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合史焚

連里木煮白雉而食之

射雉

左傳曰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衞以如阜

爲妻衞也

之卑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權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濬乃手足徹壞雉醫權由是遂絕不復射雉

吳志曰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如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牙書曰孝武帝常出射雉值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

沈約宋書曰明帝與晉平王休祜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及畱休祜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因遣壽寂之等諸壯士退之日已欲闔與休祜相及遂拉殺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七

十一

又曰到搗與蕭道成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封剖食之

齊書曰武帝好射雉竟陵王子良啟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郎鄆超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承明末上將射雉子良復諫

又曰蕭景先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帶甲杖從廉察左右

又曰蕭敏爲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岐焉後張弩損腰而卒

又曰桓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

又曰張欣泰爲阿東內史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

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盜情闡於放

又曰袁彖爲侍中形貌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持
扶乃能徙步

又曰褚炫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羞召問侍
臣吾旦來如臯遂從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燭曰今節候
雖適而雲霧尙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驚但得神駕猶豫
羣情便可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南史曰齊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翬中雉
帳及步障皆矜以綠紅金銀鏤弩牙瑋瑁帖箭每出輒以
鷹犬隊主徐合孫媒翬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
之

大正御覽

卷九百十七

三

又曰武帝親拜陵蔡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
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
他辰

陳書曰新安王伯國性好射雉叔陵好發豕出遊田野心
與偕行

羽族部五

鷄

春秋運斗樞曰衡星散為雞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工商執雞

鄭玄曰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雞曰翰音

又月令曰季冬之月雉雊雞禮

又內則曰子事父母 初鳴咸盥漱

左傳宣上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

月中而說

又成下曰晉與楚日而戰見星未巳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大不御覽

卷九百十八

一

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是聽

又襄二曰荀偃令曰 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又襄三曰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

齊及平陰州 獲殖 郭最故 比於雞 闕勝先鳴

又襄五曰公膳日雙

又昭五曰賓孟適郊見雄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

又昭六曰季郈之

鬪

季平子 昭伯二 家相近故 鬪雞

季氏芥其

芥以

子播 其羽

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毛詩曰女曰 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又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埘日之夕矣

又緇衣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風雨

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

不喜

又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

聲

尚書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論語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蓑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一一

又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雉未成雞曰健絕有力奮雞三尺

為鷓栖於我為桀鑿垣而栖為時

郭璞注曰蜀雉也雉笑子名也江東呼雞

為健古之里雞

春秋說解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火上故陽

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為大期莫實也

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旦鳴

詩 歷樞曰侯及東次氣發鷄池三號冰始泮卒于丑以

成歲

及東及于寅也承丑之手故謂之以氣也雞為畜之陽也丑之字向晨鷓雞有其氣感之而喜故鳴也

周書曰大寒之日鷄始乳

易通卦驗曰萬民鬪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狼豚陵景孔子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爲弟子

又曰孟嘗君至關闕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遂發傳去

又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

漢書曰徵昌邑王賀到濟陽求長鳴雞

又曰昌邑王之立爲皇太子私雞置豚以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使人家養五雞

又曰王奉先好鬪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後卽位以其女爲婕妤立爲皇后奉先封侯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三

又曰方士曰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二人約到京以暮秋爲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巨卿母謂元伯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審也言未畢而巨卿至相隨升再拜母極悅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修曰夫雞肋棄之

則可惜取之無所得以此知漢中王欲去也白戒嚴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使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

訂越志曰雞冠間如花鳴清聲微也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鷄其尾皆五尺餘

郭頌魏世語曰劉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中書令孫資

王隱晉書曰郝詵母病若車及亡不欲車爨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四

至家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

又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餘擁衆假號皆平桓氏遂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及立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爲長史及丁零反叛浩令道伐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駭散飛過塹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晉書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

書吾須以此比之

又載記曰符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食之既進朝
曰此雞栖於半露檢之驗焉

晉書武帝嘗幸琅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
令呼爲雞鳴埭

南史曰齊麟林王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又曰傅爰字秀珪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爰問鷄何食一
云粟一云豆炎使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魏收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鄆人也正始元年夏
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
光表曰翅足衆多亦羣小相扇動之象離而水足大腳弱
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刺御也武帝覽之悅後數日而茹時
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又曰傅乾受嗜雞肉葵菜食傅靈越乃爲作之下以毒藥
乾受飯還而卒

北史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發奸擿伏有若神賜嘗有吏
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及食二雞世良
叱而語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又曰齊彭城王浹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遠嘗諸
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曰食雞
羹何不償價直也浹卽伏罪合境乃爲神明

三國典畧曰齊長廡王湛卽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

曰將赦庫令於殿門外建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膺之曰案海中有星曰天雞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雞爲候

唐書曰劉武周公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其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鷄流光燭地飛入趙懷振衣無所見因而娠遂生武周爲人驍勇善騎射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年講之雞司馬彪注曰年講問雉處三歲爲秣

秣魁相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

其頭也雞畏

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彪曰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

大正御覽

卷九百十八

六

列子曰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歸

尸子曰戰如鬪雞勝者先鳴

韓子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固其能

淮南子曰雄雞夜啼庫兵動戎馬驚

淮南萬畢術曰孤桃之象令雞夜鳴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韓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

智反覆山動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正於樓也

呂氏春秋曰善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距數千而後舉足

又曰白圭謂魏王曰布匹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澹而不

可食布匹魏邑肉汁曰泊少泊之則焦而不熱然而視之蠕焉羨無

所可用蠕者

韓詩外傳曰田饒為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

仙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

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

從來近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七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

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霧為漿也

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趾越巂獻長鳴雞卽下漏驗之晷

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鬪

崔豹古今注曰雞一名燭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犯居尺鄉北山下養雞皆

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夜散食欲取呼名卽至販鷄及

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

論衡曰傳書言淮南王得道畜皆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子要言棄晨鷄犬侯鳳鷲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

執政也

太元經曰雌雞鳴晨雄雞宛頸隨後隨井河泊徐州

風俗通曰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爲之合呼雞爲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字爾爾二口爲謹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爾與朱音相似耳

又曰臘月除夕以雄雞著門上以和陰陽按今人卒病皆殺雄雞傳其心氣風者雞散治之東門雞頭雉蟲信善也異苑曰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繡旣死羅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墓繡於其中北九百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爲雞鍾魂魄化爲雉清鳴哀嚮來往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嚮雉澗和清音

荀悅申鑒曰都孺子之駢鷄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而安之然後入門

稽康宅無凶吉論曰夫同棲之雞一欄之羊宵至而有死者豈異之哉

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栖籠著牕問鷄遂作人語與宗談語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

越絕書曰雞山勾踐以畜繡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陂墟吳王牧雞處

酉河記曰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去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二年月氏貢雙頸雞四足一尾鳥

則俱鳴

又曰合塗幽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雖犬皆使能言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
外朝往夕還

裴玄新言曰正朝縣官殺羊懸頭其於門又磔雞以副之
俗說以厭厲其氣玄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上氣上
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生之以助生氣

崔實四民月令曰十二月東門磔白雞頭可以合藥
本草經曰丹雞一名載丹

又曰烏雄雞主補中其血治踈折骨凡雞肉不食小兒令
生虻蟲又令消髓

大云御覽

卷九百十八

九

葛洪方曰五月七日深井深塚多有每氣不可入也宜先
以雞毛試投井中直下無毒毛迴四邊不可入也

師曠占曰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雞氣集車上者雄
遷雌去

雞五行書曰欲求婦取雄雞兩毛燒煮酒中飲之
所求必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龍魚河圖曰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
五色殺人

焦贛易林旅之央曰十雉百雞常與母俱抱雞捕虎誰者
為怙

又歸妹之无妄曰雞方啄粟為狐所逐走不得息惶懼

思

又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又翼之遯曰三雞啄粟十雞從養餘鵝種聽淪其雨寂

廣志曰雞付胡溝五指金骸及翹之種大者蜀小者荆曰

雞金休者美舊井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倍於常雞永

昌郡無雞

異物記曰司潮雞潮水上則鳴

博物志神農本草經曰雞卵可以作虎魄法取茯苓雞暇

卵黃白渾雜者熟煮之及尙軟隨意刻作物形以沽酒漬

數宿既堅內著粉中假者乃亂真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也

子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書生明術數入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亭宿端坐誦書夜半有人著皂衣來戶外呼亭主此有宿

客耶應曰然暗嗟而去須臾有赤衣問如前生問曰向黑

衣者誰荅北舍母猪赤犢者誰荅曰西舍老雄雞也汝是

誰荅曰我是蝎也明旦掘之得蝎大如琵琶毒長四尺因

畜雞於亭遂安靜

幽欣期交州記曰長鳴鷄出日南

白澤圖曰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南州異物志曰狼育之雞特稟異聲狼育地名

又曰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夢書曰雞爲武吏夷有冠距也夢見雄雞憂武吏也衆雞

門吏捕也羣鬪舍中驚兵怖也

論墓書曰養白鷄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
任意用五色五綵長五寸係雞頸將雞于名山放雞著山
仰頭呀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沈懷遠南越志曰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鷄鳴而起先於庭中

暴竹帖畫雞成斷縷五彩及雞於戶上

風土記曰乃有雞子五薰練形

正旦皆會生吞雞子一節謂之練形又晨噉五辛以

助五
裁氣

吳錄曰合浦朱虛縣有山雞黑色樹栖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邠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

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寸信用則有章此卽一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十一

高岳岩有烏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影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

鳴舞而無由公子蒼野令人取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舞

不知止遂至死常仲將爲之賦甚美

博物志曰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自眩則溺

臨海異物志曰山雞狀如人家雞安陽諸山中多此雞時

距好鬪當時以家雞置其處取卽可得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駿鷄駿鷄山雞也利距善鬪世以家

雞鬪之可禽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有

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

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人取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山海經曰鷲雉一名山雞養之穰大羅浮所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栖

顧愷湘中賦曰陽鷲山雞

陸機與弟書曰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周書曰成至時蜀太獻文翰者若皇雞鳥有文彩者皇雞似鳥冀州謂之澤

爾雅曰翰天雞也郭璞曰翰雞赤羽見周書

說文曰翰天雞也亦名晨風

元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十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二二

臨海異物志曰彩雞黃冠青綉常住杉樹下頭上有長黃

毛頭及頰正青如垂綉

南越志曰新夷縣烏多杉雞

尹子曰揚州之鷄裸無毛

南越志曰高興縣多客如家雞五未至則年穰

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以應潮慧軀輕近以遠潔五雞所以

家雞而欠色在海中山上每潮水將至或鳴雨響若家雞同晨也商人欲知水道往來以至此為候也

周景式廬山記曰白水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傍有大山

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顛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

且忽擢毀告人曰雞卒如此吾其終乎固與親知訣別後

月餘果卒似知命云

太平御覽卷第百十八終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八

三



太平御覽卷第百十八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九

羽族部六

鵝

鶩

鵝

禮記內則曰舒雁翠

鄭立注曰翠尾舒雁尾也謂不利人

爾雅曰鸚鵡

郭璞曰今之野鵝

舒雁鵝

郭璞曰形如舒雁今江東呼鵝音加

廣雅曰駕鵝野鵝也

吳志曰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於苑中架屋施牀凡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此家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夜無所道帝催問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九

一

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鬼神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故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山焉一白一蒼白者不能飛蒼者飛去量養字仲道歎曰昔有周嘗盟會狄宋即此地也蒼胡白國家其可盡言乎

又曰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皆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察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賸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耶悅素豪徑前不荅時眾人並避唯毅雷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七既不去悅甚不

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吞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宮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少日而卒

宋書曰胡蕃爲高祖從事征廣固累月未拔忽有烏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番起賀曰蒼黑鵝色者戎虜戎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又曰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往候之靜時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卽遣人出看而帝適至靜虛已接待乃畱帝宿夜設粥無鮭新伏鵝卵令煮以爲食賊平已靜爲奮威將軍

又曰劉暄初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執事執期王祀紫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九

二

煮饨帳下諗暄曰旦已煮鵝下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

齊書曰下彬禽獸決錄目云鵝性頑而傲蓋北蕃物也

又曰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白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飯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

文誥亦辨

南史曰何遠永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燒拜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鄉禮有遇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三國典畧曰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

妾與信弟私棧通棧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繫書于鵝頸信視之乃棧啟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李愬襲蔡州兵至懸瓠城夜半虐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繫之以雜其聲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雁鵝爲旗幟

魯連子曰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孟子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頰鵝曰惡用是鵝鴨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鴨之肉也出而哇之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九

三

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臣之所重若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之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異苑曰傳承爲江夏守有一隻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蔡記曰符殷食鵝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世說曰會稽有孤居老姥養一鵝鵝喚清長王逸少爲太守既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攜親故命駕共往觀之姥問二千石當來卽烹以待之逸少既來殊喪生意嘆息彌日

俗記曰京下劉光祿養好蒼劉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雙鵝爲役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雙鵝可埴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張鴻傳曰鴻爲慕容晃黃門初刑鴻不熟頤下生黃鬚三根長寸餘乃遣出宮看鵝鳴
沈立鵝賦序曰先大夫俞穎川者殊情意於善鵝求得可鵝類於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喙折翼赤頭然經潁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慕大所害苦其不終故爲賦云

崔豹古今注曰天似鵝而大頸長八尺善鬪好啖地

列異傳曰廬山左右常有野鵝數千爲羣長老傳言嘗有一狸食明日見狸喚於沙州之上如見繫縛

南越志二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
吭山泉故號爲泉

兩京記曰淨影寺沙門慧遠謂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還入京畱在寺晝夜鳴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鐘卽入堂伏聽若聞從說他事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嶺南異物志曰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輒

而性今偏宜覆小兒而辟驚癩也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斗門垂柳夾陰池中鵝鴨甚耍

幽明錄曰晉義熙中羌主姚畧壤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隻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臯

臨海記曰邵東南有白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煥然又曰邵東有宴室山古老云越王時山上起望海館山下有湖中有金鵝飛魚

唐書曰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祿東輦贊奉表曰聖天子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麗恃月遠闕於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九

五

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奴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門也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如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鵝猶雁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淮南子曰魯般墨子以木爲鵝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爲工也

唐書曰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尋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鳴

爾雅曰舒鳧鶩也

郭璞曰鶩也

廣雅曰鳧鶩鴨也

魏氏春秋曰司馬文公鎮許昌徵還擊羗繼至京師於帝平樂觀臨軍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劍之已書詔文曰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景王因是謀廢帝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野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使者

吳志曰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閑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以慮即毀之

陳書曰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我軍自覆舟山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皆盡食有野人餽車皆是交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頓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糧數鬻人人裹飯媿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三國典畧曰高德衆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羣行於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北史曰元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揚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胃元昊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

唐書曰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好養鴨未反前忽有野狸入籠中咬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

抱朴子曰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十日殺鴨血等合和之忽生草似胡麻取其實一升合之可以移形易貌

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教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

傅子曰鴨足何以販雞足何以斲販斲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金樓子曰海鴨大如常鴨斑白赤謂之交鳥

洞冥記曰武帝昇望月臺南端有三青鴨飛俄而下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執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

風俗通曰雞伏鴨卵鷓成入水鷄母隨岸呼之雞出而隨

入不御覽

卷九百一十九

七

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

博物志曰中諸藥毒已死者取生鴨斷頭以鴨項內病者

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唯喉中卽蘇

語林曰傳信貧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鷄鴨滅毛放承塵

上行落地轉恐怖

石崇金谷詩序曰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金

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

尋陽記曰周訪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明起如廁見一白

翁訪逐之化爲雄鴨還船欲煮之商人爭箸遂飛去

廣書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

蔡氏化清經曰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

新言曰譬猛虎浮水不好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
太元經曰素纓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
之狗修頸之馬君子之貌異也

吳地記曰鴨城者吳王築地以養鴨周教百里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鴨

嶺南志曰廣州滄淮縣金池黃家養鴨有鴨也嘗於野糞
中見麩金井遂多收拘之日得一兩緣此則致富其子孫
皆爲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卽無金黃氏力殫矣

說文曰鶩鳧野

春秋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子尾怒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九

八

春秋繁露曰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鶩當鳧可不對
曰鶩非鳧也非鶩愆以爲不可

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
以鷄當鶩鶩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兄子嚴敦書云學龍伯高不就猶爲
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

說苑曰鶩無它心故庶人以爲贄

崔實正論曰今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鶩蛇頸龜身
五色紛麗亦可貴放鳳乎

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鶩成列
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玄鶴二八也

廣志曰鷺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鷺以秋冬生卵並出
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爲水
越地傳曰越人爲競渡有薄溥少年各尙其勇爲鷺
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去

鳧

毛詩曰將鷺將翔弋鳧與雁

又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肴旣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肴旣
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韓詩外傳曰趙倉唐病魏文侯太子擊使於外問太子曰
侯何好曰嗜晨鳧好北大於是遺唐繅北大奉晨鳧獻之

六不御覽

卷九百十九

九

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燕子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

風俗通曰王喬者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不常
自縣詣一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何望之
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奉羅張之
但得一雙履乃詔尙方詆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
楚辭曰寧與騏驎抗軓將與雜鷺爭食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汎汎若水中之

焦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克德

李陵贈蘇武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當畱斯館

子當歸故鄉

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曰歸雁以運糧託景風江餉軍哉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鳧鳥毛長二丈以示華華見不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後周書曰初賀勝至關中白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幸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觀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於周書曰太祖車駕幸城南遠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戲於池西引弓射之一發而有貫從官懽呼拜賀今上命翰林繪工寫之縑素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九

十一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俗謂松

吳錄地理記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頭中有石

冢墓記曰閩闔家中有玉鳧

廣州先賢傳曰煩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致飛鳧白鵝棲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

又曰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廬傍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哀密歸至所居雙鳧復游戲池中

崔豹古今注曰鳧雁常住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不消隨其糞出以爲樂倍勝餘音

蔡叔聞鳧賦曰冠緣葩以輝首綴素毛以點纓

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九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九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鳥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鳥

左傳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立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室營放棄也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道

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鳥

又曰曠鳥爰止于誰之屋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又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

一

爾雅曰鸞斯鳴鵙楚鳥也又曰雅鳥小而多聲腹下曰

飛縮脚腹下

又曰烏鵲醜其掌縮

鵲似鳥而小赤黃穴乳出西方

春秋運斗樞曰飛翔羽翻為陽陽飛仁故鳥反哺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為鳥鳥孝鳥陽精天意鳥在日中從

天以昭孝也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鳥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鳥瑞臻

漢書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栖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

又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郵垂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適見之霸與語道

此後曰吏還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
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
後漢書馬援曰當居在西黑浪泊間詔書每到腹如湯火
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跼匕在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
梁兔產於牀下

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
九雛公爲吏子爲徒

吳歷曰吳王爲神王表立廟蒼龍門時有烏巢朱雀門上
晉書載記曰慕容冲之亂有羣烏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
其聲甚悲古者以爲鬪羽不中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二

梁書曰高國有烏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
後散去

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嘉於後主使其廢錮又與施文慶李
脫兒北周譖殺傅緯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嘗晝寢於
尙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報也
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羣烏蔽
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誠識聰慧甚異常童

又曰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孝門室前有二慈烏來集
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前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
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未嘗有闕

又曰齊世辨性怯武未爲開府周師入鄴令辨千餘騎使

使出險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四軍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喬不返

後書曰宋懷遭母憂去職哭歐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又曰皇甫遐字永賢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母亡廬於墓側負土爲墳乃有鳴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思

隋書曰煬帝起宮丹陽將遊於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

唐書曰武德中張志寬純孝丁母憂於墓側負土成墳有烏巢於墓前樹上志寬哭臨烏輒悲鳴高祖聞之遣使弔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三

賜帛三十段表其門閭

又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爾豈唯一枝

又曰貞元四年夏鄭汴二州烏羣皆去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故烏口多流血

又曰柳仲郢爲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受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戰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

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下鳥不集

又曰長慶中濮州雷澤繇百姓張憲莊榆樹有鳥巢因風墜二雛有鵲巢于東南樹引所墜二雛于其巢哺之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除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于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之烏卽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韓子曰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則必搏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之畜臣亦然全臣不得全利大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君焉得不復祿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一

死墮其翼

抱朴子曰若先生丹法取鳥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殺陰乾百日并擣服百日得壽五百歲

說苑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得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亾殷國此逆天之時說福反爲禍

楚辭曰羿焉畢日烏得解羽

集氏易林曰城上有烏自鳴破家

風俗通曰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鳥啞啞引弓射洞左披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爲鳥

又曰烏號弓者柘桑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復撥殺取以爲弓因名山烏號

說文曰烏孝鳥也

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鳥銜鼓集顏所居村鳥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鳥來萃銜鼓之故令聾者遠聞卽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孝烏以章其行迹云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一

五

崔豹古今注曰烏一名鷲鳥

述征記曰相風烏在靈臺上遇千里則動

成公緩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歎曰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爲而至哉夫烏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瞻其所集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鳳鳥之德何以加焉服惡烏而賈生慎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而作歌嘉善而武之不亦可乎

洞林曰寧遠忝軍弘景其姊適吳病四十餘年暫來歸在其家令吳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卽便發作案卦中當時得獨蹄猪畜之

江東名之爲獨足猪

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前爾立遙呼婦人

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避遂泣而去病如小聞吳與殷化
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
畜陰之伏物用消太陽此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
之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啄以乃卷
取烏故謂烏賊魚今匹烏化爲之魚

地理志孤山正在江中有飛鳥入舡人以飯與之者且飛
且啖

譙子法訓曰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有得之者也如或
得知君子曰貴矣烏者獨有反哺之心况人而無孝心者
乎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六

孝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
隣人異羣烏銜塊助成墳

劉義慶世說曰徐于木年少時常夢烏從天而下銜長斗
敬樹其庭前烏復上天銜繖下凡樹三繖竟烏大鳴作惡
聲而去徐後來得疾遂以惡終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焉三足禮義循物類合
春秋元命苞曰有三足鳥者陽精其僂呼也

僂呼濕潤
生長之言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三足鳥集沛國三年代郡高
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寸餘

後漢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七月丙申順陽獻三足鳥八月

甲子尊臣上表稱慶詔曰夫人不愛瑤池稱表瑞莫不威

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真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決
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七來
茲異祉周文翼七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
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禮景
福在民予安敢攘宗廟之善弗宜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
官並進三級

隋書曰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

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睿
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
果如其言

又曰寶應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三足烏獻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七

之

淮南子曰日中有踰烏月有蟾蜍

踰獨止不
行謂三足也

抱朴子曰青冷傳云熒惑火精生朱烏古今所注所謂赤
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三足烏何足
三足陽數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魯參鋤瓜三
足萃其冠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吾乃覩西王母皜然白母首戴勝而
穴處有三足烏爲之使

論衡曰儒者言日中有三足烏曰大也烏入火中焦爛安
得立然烏日氣也

張衡靈憲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陽之類數

奇
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鳥爲
西王母取食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鳥王者慈著天地則生

晉諸公讚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鳥遂累有赤烏來集此
昌陵後縣案昌白曰鳥者日中之鳥有託體陽精應期曜
質以顯至德者也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
赤烏

又曰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瑞應圖曰赤烏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八

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圖
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
籠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公卽太上皇

吳志曰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赤烏見集於殿前朕所親
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常璩華陽國志曰犛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至孝赤烏巢于

其門

孝子傳曰吳叔和聰爲人孝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

甘露降戶曰文王時見蒼鳥王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
薛綜作赤鳥頌曰赫赫赤鳥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
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鳥下
漢書曰孝昭元鳳三年有白鳥數千下集于泰山萊蕪山
之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鳥下集泰山黑鳥從之和帝
元興年白鳥一見廬江足見赤鳥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內史親勵學業爲政嚴而不猛
寬裕簡素白鳥集郡庭止于棗樹就執不動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歲羨縣民談舍送白鳥皓質潔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九

映有若輝壁爰稽瑞圖實惟嘉祥

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後答
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
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薛綜作白鳥頌曰粲焉白鳥皓體如素宗廟致敬乃須來
顧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鴻波東海輸之蒼鳥

又曰君乘木而王共政升平南海輸以蒼鳥

隋書曰高祖受禪之年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

鳥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鳥王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

王帝主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

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終

吳興陳杰分校

